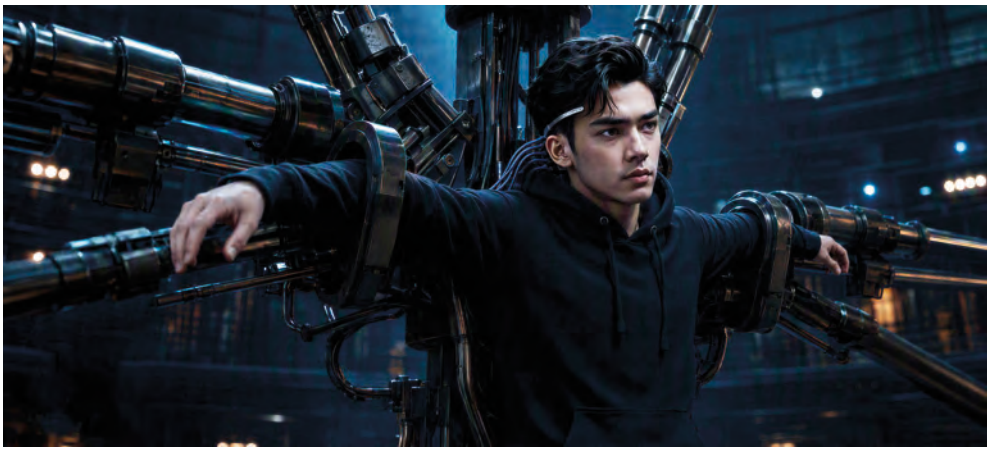


上图：首部 AI 真人电影《三星堆：未来往事》里的 AI 男主角。

里的老人、路人甲、背景群演甚至反派角色，都已经开始直接由数字分身或 AI 画面替代：“原本需要群演、特型演员的活儿，现在软件一跑就出来了，真人开工量在特定领域出现了骤减。”

但 AI 真的能把活生生的演员连根拔起吗？

面对这个正在重塑全球影视工业的技术变量，几位身处教学一线的学者都给出了冷静的剖析。

齐青教授对于 AI 技术本身持研究与接纳的态度，但他很看重背后的伦理边界与法律防线：“行业未来可能会建立演员的数字资产库。如果演员本人明确授权，出让自己的形体、微表情、声线数据，用于特定场景的数字化生成，这是合法的商业合作。但核心前提是明确授权，并且成片必须在片头片尾用显著标识注明这是 AI 生成的数字人，不能欺骗观众。”

齐青担忧的是没有监管的技术滥用——如果资方为了追求极限制造成本，绕过演员权益去盗用、拼贴演员形象，或者利用 AI 批量制造毫无灵性的行尸走肉，最终造成的将是整个影视表演生态的荒漠化。“如果没有严格的行业规范，真人演员的生存空间会被劣币驱逐良币式地挤压。再者说，全靠算力堆砌出来的东西，初期大家可能觉得新鲜，久而久之一定会带来严重的审美疲劳。那种没有任何生命体验做底色的 AI 脸，是无法长久留住观众的。”

在齐青看来，恰恰是在 AI 大兵压境的时代，戏剧舞台展现出了它不可替代的尊严。“电影电视可能会高度工业化，AI 甚至可以成为其中一种好用的重要元素。但舞台不一样。没有 AI 的时候，好的剧场演出就一票难求；有了 AI，舞台只会更珍贵。”

舞台的不可替代性，恰恰建立在它与 AI 完全不同的“活人感”和“不完美”上——演员因为情绪饱满而微微颤抖的指尖，或者是某一场因为对手戏演员节奏变化而导致的临场错误和化解——这些带有瑕疵的、不可复刻的瞬间，是冷冰冰的 AI 无法取代的。

但 AI 时代已来，首部 AI 制作的超写实院线电影《三星堆：未来往事》也已经公映。对于从业者来说，如何更好地运用 AI，同样值得研究。

走在行业前沿的温哥华电影学院，去年已经率先开设了全国首个“AI 电影制作专业”。“学制三个月，打通全流程。在这个新生态里，懂传统表演的创作者反而成了稀缺资源——因为他们深谙人物塑造和动态细节，在利用关键帧、倒喂形象设计 AI 角色时，‘抽卡’成功率更高、表演也更细腻。”

“我们不该把表演理解为只在镜头前露脸。”程波认为，演员的生存场景正在被技术重新定义。除了传统的舞台和影视，文旅演艺、沉浸式剧场、密室逃脱中的 NPC 交互表演，正在成为真人演员巨大的吸纳池；即便是面对 AI，受过专业训练的真人演员依然拥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。破局的关键，在于拓展表演的外延——AI 无可避免会侵占真人表演的空间，但这也可能为“表演”二字开启一片全新的生存蓝海。